



郑国贤 著

林三英院士

手抄本《第一次握手》女主人公原型
中国两弹一星惟一的女物理学家
青年学子走向成功的楷模

作家出版社

精致女人
丛书

精致

丛书

林兰英院士

赵学敏题



郑国贤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兰英院士/郑国贤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4
(精致女士)

ISBN 7 - 5063 - 3267 - 1

I. 林… II. 郑…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4075 号

林兰英院士

作者: 郑国贤

责任编辑: 黎云秀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封面题字: 赵学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9

插页: 3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267 - 1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精致女人说（总序）

侯秀芬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我无意把女人抬举到九霄云外，说补天的是女人，和亲的是女人，代父从军的是女人，慷慨就义的秋瑾向警予是女人，民族命运全系在女人身上。但我心目中素有精致女人群像，故倡精致女人说。

何为精致女人？

精致女人是真的女人。真实，真诚，有真面目，真性情；自然而不做作，清新却不粉饰。真是善和美赖以存在的基础，真实则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品性。真的女人，用李白的诗来形容，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精致女人是善的女人。心地宽厚善良，善解人意，永存善意，常施善行。人们常说，善良的心是太阳，善良的意愿是连结社会的链条，而善良的行为，则是打开天堂之门的金钥匙。狄更斯说得更好：“善良的女性会把生活中的黑暗变成光明。”

精致女人是美的女人。美好，美丽，宛如艺术品一般，高

品位，高格调，富于美感，美不胜收。是的，美丽固然是女人的真正特权，但女人的美丽不仅在于面貌，也不光在于姿态，而且还在于行为和心灵。那是一股魅力的辐射，一种气质的升华，一些可爱品格的综合。正如老托尔斯泰所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

精致女人，是博大的女人。身为巾帼，心用乃丈夫，大方，大器，大雅，识大体，怀大局，深明大义，有胆有识，敢打敢拼，大恨大爱，丝毫没有那类小女人小男人的俗气和小家子气。精致女人也是坚强的女人。坚韧，强健，坚贞不屈，胸怀抱负，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执着追求，富于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莎士比亚说的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如果误用在她们身上绝对是诬蔑。精致女人同时还是智慧的女人，聪颖的女人，赋性灵慧，才艺超群，热爱生活也善于生活，尤其看重精神生活，有着丰富的心灵世界，感觉细腻而又敏捷过人……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精致女人没有缺点，弱点，没有痛苦。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里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诚哉斯言，精致女人丁玲，她道出了精致女人另一层的深度内涵。

总之，精致女人是艺术的创造，是大自然的杰作，是自我雕塑自我完善的妙品。精致女人像莫奈的《日出印象》，似张旭笔下的草书，朦胧，洒脱，丰盈，灵动，饱满而有立体感，魅力无穷又难于琢磨，可以远眺不可近视，最好大致地把握却不必详细分析。但她在，她们在，在场，在书中（比如国

际著名物理学家林兰英院士，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代画魂潘玉良……)，在世间，在这儿，在那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不当心，她们便突兀地同我们擦肩而过，或亭亭玉立，远远地，向我们莞尔一笑。

精致女人中的杰出代表冰心说，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的确如此，而我还想延伸她的著名说法：世界上若没有精致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七的“善”，十分之九的“美”。

最后，让我改动一下歌德《浮士德》中最后两句诗，作为序的结束语：

精致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目 录

精致女人说 (总序) 侯秀芬/1

- | | | |
|---------|------------|------|
| 第 一 章 | 两种不同的传说 | /1 |
| 第 二 章 | 父亲, 一个正直的人 | /14 |
| 第 三 章 | 千万里归来 | /27 |
| 第 四 章 | 闽中小城的名门长女 | /46 |
| 第 五 章 | 我要读书 | /60 |
| 第 六 章 | 砺青校园的钟声 | /75 |
| 第 七 章 | 少女不识相思树 | /89 |
| 第 八 章 | 激流勇退的智者 | /100 |
| 第 九 章 | 在闽江入海口 | /113 |
| 第 十 章 | 心海中的星辰 | /125 |
| 第 十 一 章 | 道是无缘却有缘 | /142 |
| 第 十 二 章 | 茫茫沧海横渡 | /159 |
| 第 十 三 章 | 从卡莱尔镇到费城 | /171 |
| 第 十 四 章 | 敲开硅单晶试验室的门 | /181 |

第十五章	祖国是一双巨手	/192
第十六章	让我们自己来动手吧	/205
第十七章	秋天里的光荣与悲怆	/219
第十八章	林很忙，没工夫陪你	/232
第十九章	中科镓英公司奠基	/245
第二十章	永不消逝的痴情	/261
本书征引和参考书目		/272
后 记		/274

第 一 章

两种不同的传说

一九五九年深秋的一个黄昏，一辆流线型的“莱茵河”牌小汽车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前门外大街上平稳地驶过，它那淡蓝色的身影缓缓地驶过一条小街，在一条小胡同静静地停住了。轿车后门开了，一位穿着呢大衣的削瘦身材的高个子男子走出来，站在车旁，他朝四周看了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捋了捋花白的头发。微弱的街灯下，可以看见他闪闪发光的上校肩章和军医红十字领章。

“莱茵河”车尾喷出一股白雾，静静地驶走了，军医踏上家门前的阶石，柔曼的灯光透过门窗上的绿纱帘射出来，收音机的声音也传进小院里，上校站住了，侧耳倾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一位男播音员圆润悦耳的声音，“中国医学代表团，在以团长中国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吴阶平院士，副团长中国军事医学院实验药物研

第一章 两种不同的传说

究所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的领导下，今天乘专机回到北京。……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友好国家。”

“人未到，收音机先报信儿啦。”上校微微一笑，推开房门走进屋里。“冠兰，你回来啦！”苏冠兰教授的妻子叶玉菡惊喜地扑上去，教授深深地抚摸着妻子的手，在叶玉菡的鬓角上轻轻一吻。“爸爸，爸爸，你回来了！”冠兰的两个孩子从内室跑出来，像小鸟一样欢笑着，扑进爸爸的怀抱里，爬在他的肩上，教授蹲下来，舒开双臂抱住两个小孩，无限慈爱地吻着他们幼嫩的圆脸。“疼疼！爸爸的胡子。”五岁的儿子苏惠躲开叫道。“我要亲爸！”七岁的女儿苏平却把小脸紧紧地偎在父亲的面颊上，“我不怕，我再不许爸爸走啦……”苏冠兰摸摸自己上唇两撇修剪得很整齐的威严的胡须，不禁笑起来，他脸向两个小孩说：“爸爸出国这几个月，你们想爸爸吧！”“想！我最想！”苏惠争先叫道。“我比弟弟还要想！”女儿却笑道，“妈妈比咱们更想呢！妈妈瘦了……”教授瞥了妻子一眼，玉菡十分欣慰地笑了。“爸爸，您从外国带回什么好吃的啦！”儿子忽然睁大眼睛问道。“爸爸出国是干工作干革命，不是去玩耍，哪有什么好吃的。”做母亲的嗔怪道，“别赖在爸爸身上了，看把军装都弄皱了，快下来。”

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把两个小孩拉开。他们俩朝餐桌奔去抢碗筷。玉菡接过丈夫的军帽，又帮苏冠兰脱下军衣，温柔地说：“快去换上衣，吃饭吧，都等你好久了。”苏冠兰推开书房门走了进去。四合院房子一般都很宽敞，苏教授和妻子见面的是兼作餐厅的客厅，他此刻走进的是兼作居室的书房。实验药物研究所有几座宿舍大楼。上校都不愿意住进去，来北京的第

一天起，他就住在这普通的四合院里。

书房不大，有三个书柜，三张沙发围绕之中是一张小圆桌，桌上陈放着一架精致的座钟和一面蛋形镜子，临院有个大窗，窗栅上镶着玻璃，窗外拉着一幅湘妃竹帘，窗下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熊猫牌”收音机、文件夹、文具盒和一架袖珍英文打字机……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显示着女主人的殷勤。苏冠兰微笑着点头，从小桌下拖出一条凳子，一面脱皮鞋，一面对小镜子端详着自己的容颜。

在蛋形的小镜子中显出了一个消瘦的脸型，白皙、严峻，端正的高鼻梁，明亮的大眼睛，威严的雪白胡须，浓眉，宽阔的额头……

“哎！玉菡，”苏教授提高嗓音，问道，“我才五十岁，为什么头发全白啦，连眉毛、胡须都全白啦？”

“我怎么知道。”玉菡在厨房里炒菜，她被呛得直咳嗽，却仍笑着答腔。

“你是病毒学家嘛！我的副教授。”“别取笑啦，我想大约是遗传吧！另外用脑过度、心情郁闷也有关系，解放前那几年，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没有听到答腔，书房里静静的，原来此时苏冠兰听到窗外小院中有一点动静，侧脸一看，透过湘妃竹帘看到一位女客人，刚从大门外进来。她是谁？苏冠兰心里有一丝怀疑，怎么有点面熟，这是一位身材很高、体型匀称的略微上了年纪的女子，她穿着华贵的西装，脖领内衬着洁白的印度丝巾，披着柔软的长发，两手插在口袋里，静静地停在院中，显示出不平凡的美丽脸庞，白嫩皎洁的皮肤，很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有一双晶莹发亮的丹凤眼，显得淡漠、冷峻。

第一章 两种不同的传说

“我一定认识她。”苏冠兰不安地寻思，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她究竟是谁呢？

隔着小院子与苏冠兰对面的是中央水利电力局工程师刘述一家。此刻刘工程师推门出来，到屋檐下去取自行车，他恰巧与女客人碰了面，在茫茫暮色中，刘工程师看见这位美丽得惊人而又神情淡漠的女客人，很感意外。不料女客人首先微微一笑，有礼貌地朝他点点头启齿问道：“请问苏冠兰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是！是！不过他出国啦……”“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医上校走进了院子。”“上校军医，那一定是苏冠兰。”刘工程师连忙回答，“我也听说他今天回国，他家住在这里，请您上门到他家去找吧！”“谢谢！”她点点头说。

“她是来找我的……可是……”苏冠兰静静地想着。女客人目送刘工程师推自行车走出了大门口，这才收了笑容，踏着缓缓的脚步，朝苏冠兰家门口来了。

“她是……原来是她！”苏教授蓦然想起来了。一刹那间，呆住了，像一只无情的巨手在他心上狠狠地抓了一下，他使劲地咬住下唇，按捺住心中激动的千沟万壑。

饭菜早已摆好，但不见苏冠兰出来，叶玉菡有点不高兴。又被什么书迷住了。她轻轻地推开书房门，看见丈夫俯身直立，双手搁在右脚皮鞋上，脸朝窗外一动也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有什么啊？她激动地走到客厅门口，伸手推开房门，立刻看到停立在台阶上的女客人。“啊！您……”玉菡连忙在围裙上搓搓手，迎上去笑道。依照北京的习惯，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方开口了，另一方应该自我介绍，可是，客人没有这样做，她深深地望着叶玉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啊！……请问苏冠兰先生住这儿吗？”“是啊……您是

……快请进来吧！屋里坐。”叶玉菡热情地应酬，同时伸出手来。“啊……不、不……”女客人迟疑地摇了摇头。“看您都走到门口啦，还客气什么？”玉菡依然坦率和真诚地说道。她握着客人的手，吃惊地觉得女客人的手是那么的圆润柔软，然而却是那样冰冷。“不，我不进屋啦，另外还有事……”“哎呀！怎么那么急，别客气了，刚摆好饭，和我们一块吃饭吧！”玉菡心中十分焦急和猜疑：冠兰为什么不出来，他明明看见这位女客人，听见这番对话呀！“不，多谢你，我还有要紧事，汽车还在街上等我哪！”女客人缩回手，坚决地扭转身子走下阶石。

“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玉菡疑虑重重，她是一位病毒学家，性格沉稳和敏感，因此她没有去叫丈夫出来，脸上也没有露出反常的表情，她伴着客人，依然恳切地挽留，客人踏出门槛，迟疑地停住脚步，举目凝视着满天的晚霞，在苍茫暮色中，她那美丽的面容显得凄凉，两只丹凤眼显得格外黑黝、深邃……

忽然，女客人扭头注视着叶玉菡问道：“你是苏冠兰的夫人吗？”“是的。”女主人答道。女客人迷惘地摇摇头，垂下头沉默了几秒钟后，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感叹：“唉，您多么幸福呀！”她的声音正像秋风吹拂下的落叶一般地微弱。叶玉菡的心脏不禁紧缩一下，她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女客人已经朝她点了点头，踏着轻盈的脚步，向巷口走去，一分钟后，便消失在幽暗之中……

如今人到中年的读者，读着上面这段摘录的引文，肯定不会感到冗长和乏味，许多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遐思和联想……

它摘自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地下文学——“手抄本”《归来》的第一章。

1977年春，已经回乡两年的我来到县里的水利工地“303”，因为是高中毕业生，所以有资格担任大队民工队的会计。“303”不是什么保密的军事工程，而是占地三万零三亩的围海工程。工地上人山人海，气氛相当热闹，效率却不高，只要不是普通民工，有个“一官半职”，就不用花大力去动手动脚参加重体力劳动了。民工住地的夜晚，显得特别地漫长和无聊，没有电，漆黑一团的海滨渔村。为了节约电池，民工连仅有的——一台收音机也仅在电台播报天气预报时打开一会儿……

就在这种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岁月里，我们民工连的女出纳极其友好地向我推荐了这本《归来》手抄本。当时，江青“四人帮”被抓起来已经两年，“文革”宣布结束，“手抄本”属于“反动作品”非法流传的“共识”虽未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却是人们隐约感觉到的。女出纳非常珍惜地向我说明，这是她姐夫的朋友花了不少时间抄的，嘱我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别人拿走。

尽管已经得到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中学时代荒废的功课急需我重新拿起数理化课本，但挡不住文学尤其是“地下”两字魔鬼般的诱惑力（我的不少同行都因中学时代痴迷于文学而丧失了走进大学校门的机会，成了终生难以脱帽的“农民作家”），我还是在工地昏黄的煤油灯下花三个月抄完这部近十万字的小说《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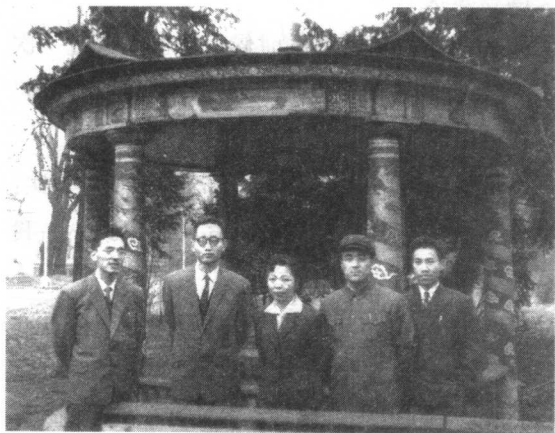
与很多不幸的文学爱好者相比，我算是幸运的。抄完这部《归来》，我回到家中用一个月时间艰难自学数学，勉强考进了我们地区的一个大专班，脱去了“农民”的帽子。

毕业离校回到莆田城之后，大约是一次林兰英回莆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林兰英经常回故乡，且都去她的母校莆田一中给学生作报告），我听说林兰英就是《归来》的主人公。理由大约两条：一是林兰英和丁洁琼一样终身没有结婚；二是两人都是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都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有关。

接受本书采写任务之后，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这段传说，这段浸透着自己青春的激情与可怜的浪漫往事，我翻箱倒柜很快找到这册手抄本，翻开当年不能自持时抄下的别人的作品，感叹文字追求不朽确实是痴人说梦。二十多年岁月时光的淘刷，它的不少地方已漫漶不清、莫辨鱼豕了。让我妹妹打出以上第一章，反复校对，恐怕与原作又拉远了距离，而与事实本身则更是霄壤之别。

积淀在我的记忆深处的另一种传说可能更接近史实本身，它出自我的母亲之口。

我母亲童养媳出身，从未接受过一天的学校教育。文盲的



林兰英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在捷克

悲惨身世与较高的智商使她对我抱有极其光辉的希望。

在我第一次背起书包走进乡村小学校门时，母亲就极其郑重地

对我说：

“读书是求光明的大事，不但自己求前途，还可以福荫别人。城里那位女科学家林兰英，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会了造原子弹，本来可以在美国过天堂一样的富贵的日子；但是她父亲被共产党抓了，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县长，解放后共产党要枪毙他，林兰



林兰英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在捷克

英是极孝顺的姑娘，听说这种情况，立即放弃了美国的一切，赶回中国，把父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为咱们国家造出原子弹，使我们国家不怕美国和苏联……”

我老家离城百里，母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恐怕仅进过一次或两次城，不知从何处听到这故事。她能够如此完整地说出，足见林兰英的故事在莆田的广泛流传。

我母亲的话虽有不少荒诞之处，却道出了这样的基本事实：林兰英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林兰英回国，其父亲出狱——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林兰英回国之后。

那么，我母亲连林兰英父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至今日亦是），却何以坚定地认为共产党要枪毙这位“国民党县长”（其实是县党部书记长）呢？

这是因为少女时代阶级斗争的血腥场面深深烙刻在我母亲

的脑海中，她个人的童养媳命运也与这种斗争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外公家在兴化湾南岸瀕海小村埭头镇后郑度边村，在村里是小房小姓，经常受到大房大姓欺凌。太平洋战争爆发，外公滞留在南洋新加坡音讯杳然。为了反抗欺凌和压迫，血气方刚的大舅投身闽中地下党组织。他们家，也成了闽中海上游击队的落脚点。有一天傍晚，我母亲突然见到一群穿长衫的人走来，尖声大叫起来，被我大舅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华东局根据时局的变化，要求福建省委采取紧急措施，将闽中海上游击队撤出沿海地区，转移到山区活动。福建省委决定派蔡文焕带一个基干班及时赶到仙游惠安交界处，接应计划在那里登陆的海上游击队。隐蔽在长乐南竿塘的伪军内的蔡文焕一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擅自改变行动路线，改走陆路为走水路，在长乐沿海乘船南下，结果途中与国民党海上巡逻艇相遇，双方交火于南日岛西北海面，游击队员王天明等不幸负伤，他们的船也被打穿几个小洞。脱险后，蔡文焕只好决定到黄瓜岛养伤和修船。

黄瓜岛是王天明人赘的岳父母家所在地。王天明1922年元月生于北方某地，1939年1月参加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1941年春由闽中党组织派遣集体潜入伪“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大队（张天真部），任哨船长。张天真是东桥赤岐人，伪军第二大队驻乌丘岛，活动于闽中沿海岛屿和突出部。王天明在活动期间人赘黄瓜岛吴家（吴家是我外祖母的亲戚），生有一子王德庆（解放后任黄瓜岛党支部书记，是中共莆田县委委员）。王天明当时负伤留在了黄瓜岛。蔡文焕率其余十二名游击队员继续驶往湄洲岛，然而此时“东吴事件”发生，潜入伪军